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普 列 漢 諾 夫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普列漢諾夫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張 $\frac{3}{4}$ ·插頁1·字數16,000

1956年7月第1版

195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7,000 定價(7)0.11元

統一書號11002·92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普 列 漢 諾 夫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1956年·北京



普 列 漢 諾 夫

普列漢諾夫

格奧爾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漢諾夫〔1856年11月29日(12月11日)——1918年5月30日〕是俄國和國際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的活动家，俄國卓越的馬克思主义宣傳家。

普列漢諾夫誕生在唐波夫省里別茨基縣古達洛夫卡村的一个小地主家庭里。1866—1872年就讀于沃龍涅什中学，1873年進入康士坦丁諾夫軍官学校。一年后，即1874年秋，轉入彼得堡礦業学院。1875年，当时普列漢諾夫还是一个大学生，他就同民粹主义者、彼得堡的工人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革命活动。由于踏上了革命的道路，普列漢諾夫不得不于1876年离开学院。1876年12月6日，他積極参加了喀山教堂附近的廣場上的示威游行；在那里，他發表了一篇反对專制制度的演說。此后，普列漢諾夫就变成了一个職業革命家。警察的迫害使他从彼得堡迁居基輔、頓河畔罗斯托夫；他实行了“到民間去”的嘗試。1877年，普列漢諾夫参加了民粹主义的組織，而从1878年起就成了民粹派机关报“土地与自由”的編輯之一。民粹派在1879年“土地与自由”組織的沃龍涅什代表大会上發生了分裂。普列漢諾夫成了新建的民粹主义組織“黑分党”的首領。为了躲避沙皇政府的追究，1880年1月15日普列漢諾夫侨居國外。在國外，他同日·盖德、卡·考茨基、威·李卜克內西、埃·伯恩斯坦以及当时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領導人建立了个人的接触。1880—1883年，普列漢諾夫發奋鑽研馬克思主义文献；認識了

西欧的工人运动；同恩格斯建立了通信的联系，而后是个人的联系。普列漢諾夫对恩格斯极为恭敬，尊之为自己的导师。1882年普列漢諾夫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党宣言”譯成俄文。由于緊張地从事理論工作，由于坚持不懈地研究馬克思主义文献和西欧革命运动的經驗的結果，普列漢諾夫同民粹派割断了联系，而成为一位卓越的馬克思主义宣傳家。普列漢諾夫之理解馬克思主义是为以下的原因所造成的：已經走上資本主义發展道路的俄國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整个進程；工人階級和工人运动的增長；俄國先進社会思想以往的全部發展以及俄國先進社会思想中堅固的唯物主义傳統的存在。

1883年，普列漢諾夫同过去“黑分党”組織的其他成員一起，在日內瓦(瑞士)創造了俄國第一个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当俄國还没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时，这个“劳动解放社”就在当时國外的俄文刊物上举起了馬克思主义的旗帜。

必須从理論上、从思想上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开辟道路，給予橫在傳播馬克思主义和擴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道路上的主要思想障碍——錯誤的民粹主义观点以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指出这些观点同科学社会主义毫無共同之处，指出只有無產階級才是先進的、革命的階級。首先給民粹派的錯誤观点以馬克思主义批判的就是普列漢諾夫。他沉重地打击了民粹主义观点，同时也光輝地捍衛了馬克思主义。

从1883年到1903年，普列漢諾夫是一个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时期內，他寫了一系列反对民粹派、“經濟派”，反对修正主义的优秀作品。1883年，普列漢諾夫的第一部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出版了，并运到俄國去發行。在这本書里，他按照俄國的情况闡述了馬克思主义。根据对改革后俄國經濟关系的分析，普列漢諾夫証明了：关于俄國是否存

在資本主義的問題已經由國內經濟發展進程本身解決了，因此民粹主義的“俄國獨特性”的理論就變成了僵死和反動的同義語。在這裡，普列漢諾夫也證明了：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階級自身的事業，而不是陰謀家集團的事情；俄國的革命運動應當引導到社會主義同政治鬥爭相結合。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從社會發展的物質需要的考慮出發，普列漢諾夫第一次在俄國解放運動的歷史中開始擬定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理論。他認為俄國革命者的主要任務是在俄國建立工人的社會主義政党和取得政治自由。普列漢諾夫在其第一部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對於向工人階級進行理論教育的事業曾用了巨大的篇幅。“要知道，沒有革命的理論——普列漢諾夫寫道，——就沒有真正的革命運動。一切力圖獲取解放的階級，一切將要登上寶座的政黨，只有在他們代表着最先進的社會勢力，因而也就是自己時代最進步的思想的負擔者的限度內，他們才是革命的。革命的思想，按其自身的內容說來，乃是特種的甘油炸藥，世界上任何爆炸物都替換不了它”（“普列漢諾夫全集”，第2卷，俄文版，第71頁）。

1884年，普列漢諾夫寫了“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書（1885年出版）。在這本書里，他給予民粹派的觀點以根據確鑿的批判。他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在俄國建立工人政黨的必要性的問題。他認為建立工人政黨是按革命方式來解決當時俄國一切經濟矛盾和政治矛盾的唯一手段。“在這條道路上，等待着我們的是成功和勝利；而其他的途徑就只有走向失敗和無能為力”（同上書，第349頁）。在這部著作中，普列漢諾夫提出了這樣的原理：俄國革命運動定會作為無產階級的運動，即最為徹底和不可調和的反專制鬥士的運動而獲得勝利；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推翻像俄國專制制度這樣的政治怪物。

恩格斯對普列漢諾夫的著作“我們的意見分歧”給予極高的

評價。列寧在評價“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和“我們的意見分歧”兩書時指出，在這些著作中，普列漢諾夫無情地批判了民粹主義理論，同時“給俄國革命者指示出他們的任務：成立革命的工人政黨，這個政黨的最近目的應當是推翻專制制度”（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載“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4卷，第242頁）。普列漢諾夫用自己的著作“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我們的意見分歧”、“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初次給予民粹主義以決定性的打擊，從而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勝利掃清了道路。

然而就在普列漢諾夫這個時期的著作中，就已包含着錯誤的原理和論斷。他對農民的民主主義運動在革命中的力量 and 意義估價不足。他沒有考慮到：在革命進程中無產階級能夠，而且應當吸引農民到自己方面來；無產階級只有同農民結成聯盟才會贏得沙皇制度的勝利。普列漢諾夫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事實上卻反對這一思想的實質。他認為，不是農民而是自由資產階級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主要同盟者。

1889年在第二國際代表會議上，普列漢諾夫發表了一篇演說，演說中指出了把俄國看作最落後的國家之一的議論之錯誤性，並表明自己深信俄國革命必將作為無產階級革命而勝利結束。

普列漢諾夫在九十年代寫了大量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在這些著作中說明了在批判地改造以前的先進社會思想的基礎上產生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特點，批判了各種唯心主義派別。1891年普列漢諾夫寫了“黑格爾逝世六十周年”一文，其中敘述了黑格爾的哲學，闡明了它在準備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的意義。

1895 年，普列漢諾夫得到了在俄國合法地出版自己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筆名為恩·倍爾托夫）的機會。這是普列漢諾夫站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寫下的一部影響極為深遠的哲學巨著。它是把馬克思主義思想出色地通俗化的鮮明范例，是系統地闡述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以及哲學史的基本原理的借鏡，是保衛馬克思主義，回擊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批判”和修正的有益楷模。考察十八、九世紀世界各國社會思想史時，普列漢諾夫研究了歷史發展的辯證法，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和形成，着重指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的科學性及其革命性。在批判地分析法蘭西唯物主義者、復辟時代法蘭西歷史學家的觀點，分析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學說和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以後，普列漢諾夫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同過去的社会思想發展的繼承關係，而且也闡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哲學思想發展的新貢獻。同時，普列漢諾夫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卡列也夫、但尼爾遜等人的“主觀社會學”。這部著作在宣傳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面，在揭露對自然和社會的唯心主義觀點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它“培育了一整代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列寧：“論‘前進派’的派別組織”，載“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16卷，第243頁附注）。

1896 年，普列漢諾夫出版了用德文寫成的著作“唯物主義歷史概論”，其中對辯證唯物主義作了嚴謹的闡述。在宣傳和捍衛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方面，普列漢諾夫著有“論唯物主義的歷史觀”（1897 年以筆名恩·卡曼斯基出版）、“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1898 年以筆名阿·基爾山諾夫出版）等作品。普列漢諾夫把歷史唯物主義當作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生活中的運用，從而跟後者緊密地聯繫起來，在統一中加以考察。他把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和產生跟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跟無產階級的歷

史运动联系起來。普列漢諾夫根据大量的具体材料，保衛了馬克思主义关于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动、生產力的發展是社会生活發展的基礎的原理。普列漢諾夫非常注意于論証人們的社会意識对社会經濟制度的依賴性，他着重指出：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态，五花八門的哲学學說、哲学學派和藝術傾向都要在具体的歷史条件中尋找自己的解釋。在“論个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一書中，普列漢諾夫从馬克思主义立場对歷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中心問題，即人民群眾和个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作了內容深刻而形式生动的分析。普列漢諾夫給了民粹派主觀唯心主义觀點以歼滅性的打击，民粹派的出發点是：在歷史上的決定作用屬於“英雄”，“有批判思維的个人”，而“群盲”、人民只是一堆惰性的物体，它沒有能力進行有意識的和有組織的活动。普列漢諾夫指出：歪曲歷史现实的类似的观点乃是排除群众性的政党組織、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人民群眾自覺的政治斗争的、政治上有害的个人恐怖策略的理論根据。普列漢諾夫在許多著作中（包括他在瑞士朗讀过的“唯物主义歷史觀講稿”），捍衛了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的歷史發展不是按照少数人的，即所謂杰出人物的專橫獨斷而進行的；却是按照客觀的規律，根据社会生活的物質条件的發展、物質財富生產方式的变化而完成的。普列漢諾夫闡述了馬克思主义學說关于歷史按照客觀的、不依人們意志为轉移的規律而發展的學說的內容；同时証明了：承認歷史必然性并不等于承認宿命論，承認听天由命和消極無为。歷史必然性并不同个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分道揚鑣，并不否認杰出人物的首創精神，并不剔除他們的主觀能動作用和他們对歷史進程的影响。“偉大的人物——普列漢諾夫寫道，——正是首倡者，因为他比其他的人看得更远，而他的欲望也比其他的人更为强烈。他要解决社会智力發展的以往進程所提上日程的科学任务；他

要指出过去社会关系的发展所创造的新的社会需求”。（“普列漢諾夫全集”，第8卷，俄文版，第305頁）普列漢諾夫判明：杰出人物活动的成功依赖于他对社会关系理解的程度，依赖于他的活动同先进阶级在其反对反动腐朽的社会势力的斗争中的活动的联系。

但是，普列漢諾夫在分析历史唯物主义諸問題时，对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諸形态，即关于社会发展的具体階段的学說估价不足。普列漢諾夫誇大了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归根到底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的特点决定着社会的发展，特別在它发展的早期階段。普列漢諾夫解釋历史唯物主义諸問題中最重要的缺点是：他低估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國家的階級本質，关于無產階級革命对國家的关系的原理。甚至在其优秀的著作中，普列漢諾夫也不够重視作为馬克思主义主要之点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学說。普列漢諾夫在八、九十年代的著作中这些非同小可的缺点，正是他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萌芽和背叛馬克思主义的开始。

普列漢諾夫是从事科学地研究俄國社会思想史的头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在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著述中，普列漢諾夫第一个收集并整理了俄國社会思想史的丰富材料，科学地闡明了各种文藝傾向和哲学派別，深刻地分析了別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哲学、社会政治和文藝观点，并批判了資產階級历史学家和文藝学家的反科学謬論。尽管普列漢諾夫关于俄國社会思想史的論文和書籍是在國外刊行的，但当时它們仍然具有積極的价值，那就是說，它們使西欧人民認識了偉大俄罗斯思想家的社会、哲学和文藝观点。在文献中，普列漢諾夫第一个指出俄國唯物主义哲学古典作家們的观点中的唯物主义和辯証法，強調說明他們全部活动的反農奴制傾向的人。他自認是車

尔尼雪夫斯基的後繼者，指出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和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一起規定了他的世界觀。在关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論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普列漢諾夫着重說明了他的民主主义，他的著作的战斗的革命性，指出了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并把車尔尼雪夫斯基特征为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和卓越的革命家。

在1898年到1902年这一时期，普列漢諾夫寫了許多理論著作用以反对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反对曲解馬克思主义学說的基础，反对國際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在八十年代最后五年中，走上叛賣工人階級利益的道路的德國社会民主党人埃·伯恩斯坦、康·斯密特之流在刊物上公开修正馬克思主义学說的基本原理，力圖消滅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本質，并以改良主义的学說偷換頂替。他們宣布了反对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即辯証唯物主义和歷史唯物主义的公开進軍，高呼“回到康德去”的口号，硬說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說不是反映社会發展客觀進程的科学，只不过是同现实絕緣的“道德問題”、“倫理理想”、“空中樓閣”而已。普列漢諾夫为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寫下了一系列光輝燦爛的著作：“伯恩斯坦和唯物主义”（1897—1898年）、“康德反对康德，或伯恩斯坦先生的精神遺囑”（1901年）、“康拉得·斯密特反对卡尔·馬克思和弗烈得利赫·恩格斯”（1898—1899年）、“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1898—1899年）、“还是唯物主义”等等。在批判伯恩斯坦和新康德主义者（这些家伙認為“純粹的或絕对的唯物主义”与“純粹的或絕对的唯心主义”之間的區別，似乎僅僅是表現的方式，而不是世界觀的本質，）的时候，普列漢諾夫从辯証唯物主义的立場証明了哲学中兩条根本路綫的不可調和性，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間的不可調和性。于是他研究了唯物主义路綫，从法國唯物主

义者斯宾諾莎直到費尔巴哈，最后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在証明馬克思主义認識論的正确性时，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主义。普列漢諾夫批判不可知主义是从下述的馬克思主义原理出發的：世界是可知的；人类知識的真理性的标准是实践、經驗。列寧曾高度評價了普列漢諾夫同哲学修正主义的斗争及其对修正主义“訂正”馬克思的圖謀的揭發。“我們只要指出，……——列寧寫道，——在國際社会民主党中，只有一位馬克思主义者从一貫的辯証唯物主义观点上批評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胡吹瞎說的鄙陋論調，——这位馬克思主义者就是普列漢諾夫。”（“列寧文选”兩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1頁）普列漢諾夫宣布伯恩斯坦及其一伙为馬克思主义的死敌，他要求从思想斗争中作出有系統的政治的結論，坚持要把伯恩斯坦开除出党。但是，普列漢諾夫在捍衛馬克思主义方面并不是徹底的。对待來自俄國“合法馬克思主义者”方面的，反对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進軍，他采取了妥協的态度；認為自由資產階級在將要來到的俄國革命中会成为無產階級的盟友，于是就把“合法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政治上的同盟者。1901—1902年，普列漢諾夫寫了几篇反对普·司徒盧威的論文，其中証明：关于在現代資產階級社会里階級矛盾緩和化的議論，必將導致麻痹工人階級的警惕性，阻碍工人階級階級覺悟的提高；这种議論的目的不是消滅資本主义諸关系，而是巩固它們。普列漢諾夫这些反对司徒盧威的論文具有揭露“合法馬克思主义”的一定的意义。但是这些論文並沒有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作出深刻的階級分析和党性分析。与在哲学根本問題上捍衛馬克思主义，回击修正主义者同时，普列漢諾夫提出了若干不正确的原理。在这些著作中，比先期的著作更多地表现出普列漢諾夫的客觀主义。分析馬克思的哲学發展及其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辯証唯物主义

过渡时，普列漢諾夫把它解釋成簡單的邏輯过渡，似乎馬克思政治观点的發展同他的政治活动毫無关系；在証明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同黑格尔唯心主义辯証法的根本对立时也不够深刻和全面。在描述哲学唯物主义的歷史發展过程的特征时，普列漢諾夫把馬克思的唯物主义規定为斯宾諾莎的唯物主义的進一步發展。考察階級斗争学說的歷史發展时，普列漢諾夫对于証明馬克思主义帶進这个学說中去的新質的和主要的东西是注意不够的。他把馬克思論階級斗争、論政治在这一斗争中的作用，論國家政权对統治階級的依賴性等見解同弗·基佐的观点扯在一起。在普列漢諾夫的这些著作中，比以前的著作更为明顯地暴露出在闡釋辯証唯物主义等問題中的各种嚴重錯誤。虽然他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主义，但这批判不是徹底的。一方面他証明人們認識现实的可能性，并把实践当作認識的标准；另一方面又非批判地尾随生理学家依·謬列尔和格·盖尔姆哥尔茨，从而犯了象形文字論的錯誤。这种理論認為感觉和知覺不是现实的意象、复寫，而只是有条件的記号、象征。普列漢諾夫把認識論同辯証法隔离开來，看不見它們的統一。在“唯物主义史概論”一書的序言中，他談到了認識論的問題，但把它当作完全次要的問題。他不善于証明辯証法是对全部自然現象、社会現象和思維活动的唯一科学的認識方法，是对世界進行革命改造的方法。在普列漢諾夫看來，辯証法不过是这样一种方法：它对于开拓廣闊的園地是必需的。按照他的观点，辯証法只是解釋复雜的現象，而不适用于闡明最簡單的現象。普列漢諾夫在反对伯恩斯坦和司徒盧威的新康德主义时，部分地只是限于理論上的批判，而沒有充分揭露康德派唯心主义的社会根源和認識論根源。在孟什維主义时期，在自己的政治論文中，在反对列寧、维护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普列漢諾夫歪曲了辯証法，把它曲解成詭

辯術。他對經驗的解釋也犯過錯誤；他割裂理論和實踐。在批判馬赫主義時，他沒有把它同自然科學中的危機聯繫起來，沒有揭露產生馬赫主義的具體歷史背景及其階級傾向。普列漢諾夫的主要錯誤就在於：他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種原理當作特種的圖式、抽象原則的體系，解決俄國社會生活的任務的現成方案而加以考察；這些錯誤橫貫其全部著作，而在其活動的孟什維主義時期又特別加深了。列寧不止一次地指出普列漢諾夫的這些錯誤，並強調說明：普列漢諾夫不是從生活事實中得出理論原理，而是相反，企圖從現成的公式、教條出發來解釋生活事實。

1900年，普列漢諾夫著文反對“經濟主義”，反對這個變種的機會主義，並和列寧一起把這個鬥爭繼續到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1900年到1903年期間，普列漢諾夫同列寧一起領導了“火星報”和“曙光”雜誌。在這個時期中，列寧曾對普列漢諾夫給以巨大的革命影響。但是就在這時，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之間即已暴露出在工人運動根本問題上的深刻的意見分歧。1901年，由於討論列寧的論文“地方自治運動的追尋者和自由主義的漢尼巴”，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之間，在對待自由資產階級的態度問題上引起了嚴重的意見分歧。普列漢諾夫堅持同自由資產階級妥協的路綫。1902年討論黨綱草案時，又產生了意見分歧。在嚴厲地批評普列漢諾夫的草案時，列寧指出，這個草案不是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的無產階級的綱領，而是專論一般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教科書式的綱領。同年，在“火星報”編輯部內部就列寧關於黨的土地綱領的論文進行辯論的時候，同樣暴露了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之間的原則分歧。普列漢諾夫堅持反對土地國有化，因此就表明他對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革命作用的無知。意見分歧採取了劇烈的形式，幾乎要導致普列漢

諾夫和列寧間关系的破裂。由此可見，还在俄國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普列漢諾夫即已在頗大的程度上向孟什維主义立場的过渡作了思想准备。在1903年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普列漢諾夫是跟列寧并肩作战的，虽然当时有过一些动摇。但是在代表大会以后，分裂的恫嚇使他驚慌失措，于是就决定同孟什維克調和妥协，轉到孟什維克陣营里去了，变成了孟什維主义的首腦，背叛了馬克思主义，出賣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从1903年末起，普列漢諾夫开始了反对列寧、反对布尔什維克的頑固的斗争。

1905年革命年代里，普列漢諾夫采取了甚至在孟什維克中間也是最右的立場，他要求同自由派結成盟友，摺弃無產階級同農民的联盟。他責难1905年莫斯科的十二月武裝起义。决定普列漢諾夫轉向机会主义的原因是他同工人运动从來都沒有緊密的联系。普列漢諾夫对農民——它是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軍——的否定态度，他对自由資產階級的爱慕依恋意味着他本質上害怕革命，不願引導無產階級去夺取政权。教条式地对待馬克思主义理論的結果，使得普列漢諾夫看不見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俄國來了；不去考慮在帝国主义和無產階級革命时代的新的具体歷史条件下國內發展的特点。普列漢諾夫虽然在理論上論証俄國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做过許多工作，但他不能成为这一运动的領袖，只落得做了一名承認無產階級斗争的主要形式是議會斗争的孟什維克首領。普列漢諾夫用以下的公式來想像俄國革命的發展：俄國面臨着資產階級革命；俄國資產階級是同專制制度進行斗争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的任务在于帮助資產階級夺取政权；一旦資產階級建立了新制度以后，無產階級就会得到教育自己的机会和条件，而它的政党就將在資產階級議會中为進一步改善其生存条件，擴大政治自由而進

行斗争；革命的往后发展，依赖于无产阶级亦即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的觉悟迅速增长到何种程度。普列汉诺夫说道，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中矛盾在尖锐化，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而且一定会和谐吻合的。社会民主党应当在职工会、合作社、文化启蒙机关里教育无产阶级。由于这样来了解俄国革命的“规律”，于是普列汉诺夫就从分析 1905 年革命中作出了暴露其全部机会主义的三条结论：（一）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所抱定的，力图把人民推向革命的策略是错误的，“本来就不需要动用武器”；（二）社会民主党主要的注意力，应当转向工人的职工会运动；（三）社会民主党应当珍惜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支持，而不要用粗暴的越礼行为把它们从自己身边推去。在工农同沙皇制度的初次搏斗之后，结果出现了 1905 年 10 月 17 日的宣言，于是普列汉诺夫就取消了武装起义的问题，认为革命的时期已经结束，高喊俄国宪政发展时期已经到来，而且提出这样的口号：“全权杜马”、“立宪民主党人责任内阁”、“全民一致支持杜马”。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打扮得同立宪民主党人一模一样了；他的论断同司徒卢威、米留可夫、科特里雅列夫斯基之流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桂冠们的由衷之言不谋而合了。列宁针对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曾给以歼灭性的批判，并指出：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就在于完全忘记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之也就忘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列宁写道，“普列汉诺夫不过是比其他的人更为突出，更为强烈地表现出全部孟什维克的政策的内在本质、基本倾向而已：用跟自由资产阶级的同流合污来替代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的路线。”（列宁：“对中央委员会活动报告的发言”，载“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12 卷，第 402 页）

在 1908 年到 1912 年时期，普列汉诺夫曾多次脱离过孟什维克，暴露出他在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动摇不定。